

“偷流量”背后的信任危机



■秋余

好不容易盼来了流量不清零的政策落地，一些细心的用户却发现流量似乎跑得比以往都快了许多：“不清零后，浙江用户 9 天用完过去一个月的流量”；“武汉用户一夜跑流量 50GB，总费用超 1.5 万元”；“广东用户手机充电 3 小时，耗流量 23GB”……越来越多的事例让人们觉得，手机流量跑得没有最快、只有更快，这使很多跨入 4G 时代的消费者感到焦虑，甚至悄悄关闭了 4G 功能，生怕哪天收到天价账单。

对于这奔跑的流量，运营商似乎比消费者淡定得多，三大运营商齐声否认“偷流量”问题的存在，并将流量消耗过快归结为用户使用不当，坚称自己的计费系统并无问题。遗憾的是，这样的回应，并没有打消公众的质疑，也没有安抚好用户那颗悬着的心。

平心而论，从已经曝出的“偷流量”案例来看，很多经过证实的确没有运营商的责任。例如 3 小时消耗 23G 的广东用户，经过中国电信工程师现场检测后，发现手机内部装有一款高清儿童视听应用程序，23G 的流量正是此程序反复访问并重复下载文件而产生的。更有电信专家表示，运营商“偷流量”并不是一桩合算的买卖，因为计费系统设计复杂，想要对个别用户进行不合理计费而进行系统改造，付出的成本可能要远高于“偷”来收益，由此推断，电信

运营商可能确实遭遇了一些不白之冤。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，消费者真正需要的，是一个明明白白、公平合理的电信消费环境。

这些年，从偷话费到偷流量，运营商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危机似乎从未缓和过，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，就在于消费者与运营商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。与一般消费行为相比，电信消费虽然也执行了明码标价的政策，但计费过程却甚为复杂，运营商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，加之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消费者的种种质疑未能及时作出表态，有“隐身”缺位之嫌，让消费者处于相对弱势，让运营商处在瓜田李下，自然少不了非议。

破解这种信任危机，不妨学学居民电费的计量办法，电费虽然由电网公司统一计量收取，但设在每家每户独立的电表却由第三方厂家提供，不仅在出厂时接受了严格测试，日常还要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管。消费者遇到问题，只要找相关机构检测一下电表是否正常就可以了，不仅省去了电网公司很多说不清的麻烦，居民也能安心用电。因此，虽然电费也是普通居民家庭不小的开支，却鲜有听说对电网公司计费的质疑。

事实上，电信技术发展到今天，统计流量或者话费，在技术上似乎并不存在太多难题，特别是在智能手机上，一个简单的软件就可以记录用户各方面的消费行为，还可以通过云技术联网实时存储。因此，不妨由一个专门提供计费软件的第三方机构，独立于运营商之外运行，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，使之能够既取得运营商的认可，又赢得消费者的信赖。于此，运营商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上，用户有了安心的消费环境，“偷流量”引发的信任危机便自然会消解。

地铁给文保让路 不过是回归常识



■九器

据国家文物局网站消息，国家文物局“暂不同意南京地铁 5 号线选线规划设计方案”，要求对选线方案和文物影响评估方案进行补充和修改。南京地铁集团回复称，已经按批复要求开展论证，补充报批材料。此次是南京地铁建设首次“先文保再立项”。

文物局对城市地铁建设按下“暂停键”，就像山东某地一官员“白吃苹果被诫勉谈话”一样，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常识竟然成了新闻，可见即使在现代化建设发展到空前的阶段时，也还得停下脚步等一等灵魂、等一等常识。

这几年，以地铁领衔的城市建设在大江南北的许多城市铺开，在经济下行和“GDP 至上”的双重影响下，这些大规模城市建设由于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即时收益，而屡屡僭越了一些常识。在“城市建设”这个大家庭里，“一切为城建让路”的领导意志、政绩观念举足轻重，于是乎，低矮的百年老宅以“有碍观瞻”的名义被推倒，斑驳的古老遗址以“无利可图”的借口被彻底抹平，千年的古墓以“不合时宜”的理由被匆匆移走。仅仅 2014 年一年，全国就陆续

发生了南京违规“复建”太平门事件、广东梅州大规模拆除传统民居事件、北京天宁寺内加盖违建事件、青岛德军要塞被拆毁事件……打个比方吧，这就好像一个家庭，故去的老祖宗被从记忆里抹去，不给后代留下任何家族的传承印记，您说，当孩子们长大了，还有对长辈、对祖先、对家族、对历史的敬畏和尊崇吗？无根的浮萍注定风雨漂浮，无家的犬只注定流浪恐惧，植物动物尚且如此，何况人类？那些历史痕迹、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心灵和灵魂的精气神，没有了它们，再高大上的建筑、再美轮美奂的景观，都不过是无根的浮萍、无家的犬只罢了。

再回来看看南京这次“文保叫停地铁”一事，竟然成了新闻，开了先河，可见之前在“眼前利益”和“长远利益”上，有多少地方颠倒了次序、忽略了常识。如今“文保先行”只不过是回归常识、回归本源。就像一首诗中所说：请放慢脚步，等一等你的灵魂；请回眸远望，看一看走过的路；走得太快难免会摔跤，走得太急难免会错过最美的风景；终点永远在前，但它不是目的，一路上的风景与幸福才是终极归宿。

世间最难莫过于“知行合一”，很多道理连懵懂少年都懂，这就是常识的知晓，但要把这些常识付诸行动，往往就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”，甚至南辕北辙了。牙齿乱了得戴牙箍矫正、树干弯了得撑立柱扶直，同理，常识要推行也得使些招招，蜻蜓点水只能治标不治本。

由此，不妨呼吁，类似“城建向文保低头”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
画中有话

退赃捆妻



■小强/文 春鸣/图

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 11 月 25 日晚通报称，经广东省检察院指定管辖，中山市检察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对广东省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立梅（正厅级）提起公诉。早在 2011 年，冯立梅就被传出出事，但他退赃 250 万元后将事情“摆平”。据当地官员描述，冯立梅退赃时，当着众多官员面打了他老婆一耳光，并大骂：“你他妈的怎么能收人钱！”

“大丈夫也难免妻不贤子不孝”，我一个廉洁的好官，怎么就摊上这么

个不懂事的老婆！冯立梅退赃时不顾领导干部的形象掌掴老婆飙粗口，那副痛心疾首大义灭亲的样子放在好莱坞片场也不会逊色。女人祸国败家损人清誉的事，从古到今不绝如缕，冯家老婆就是一个新例证！现场有人被男主角的精湛演技带入戏中出不来，也竟被他“摆平”了。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现场的演员和部分观众都很“疯魔”啊！

然而，他还是落马了，精湛的演技也有演不好的剧本。有人说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，何苦给自己选那么难演的剧本？

逃离 只是个传说

■长余

离开，还是留下？面对这道选择题，不久前一份针对北京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，超六成的被调查者表示未来会离开北京。

“逃离北上广”，是一个被议论过无数次的老话题，甚至“逃回北上广”的论调也早已不再新鲜。但有趣的是，“北上广”就像一个魔咒，人们反复诉说着逃离或逃回，可事实是，它的外来人口数量并没有做“折返跑”，而是依旧年年直线上升。

大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显而易见：相对开放、多元、自由、公平——这样宽松便利的氛围，具有最适合年轻人工作与生活的土壤。对于没有太多社会经验和资本的年轻人来说，拥有高密度的就业机会、丰富的职业类型、多样的业余生活的大城市，无疑是一个摔打拼搏的乐园。

但生活就是如此，有摔打就有疼痛。当你享受着大城市的便利时，你也得为此承受相对高昂的生活成本；你在为事

业忘我拼搏的同时，也不得默默承受背井离乡的孤独。同时，大城市也有它的“城市病”，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、房价高企等城市病夹杂着中国转型期的城市社会问题，的确日益成为人们的痛点，以至不少人抱怨大城市“真不是人呆的地方”。于是，有的盘算着逃回家乡小城市，有的企望在大理、丽江这样的地方找到“诗意栖居”。

怎么逃？嘴上说着逃离的人，往往身体却作出了诚实的选择：近些年，户籍从北上广迁出的人寥寥无几，北上广的外来人口却在不断攀升。其实，大家都明白，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潮中，所谓从大城市“逃离”只是一个传说，蜂拥而至才是常态。真正出现逃离浪潮的，倒是那些慢慢凋零的乡村。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中国城乡变化的常态。

其实，与其喊着逃离，不如静下心来，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，调整好心态，认真规划生活，明确发展目标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对于内心没有方向的人，去哪里都是逃离；而对于目标明确的人，去哪里都是追寻。